

推动构建现代供应链的 若干思考(笔谈)

编者按: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模式的广泛应用,供应链已逐渐由企业管理科学上升到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高度,对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构建现代供应链,本刊特刊发一组文章,分别探讨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现代供应链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供应链政策发展历程、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供应链等相关问题,供读者参阅和思考。

DOI:10.16304/j.cnki.11-3952/f.2019.07.010

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的深度 调整和发展趋势

洪群联

供应链(Supply Chain)是指原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等所有参与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物料、资金、信息等要素流动和相关经济活动的链条。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顾名思义是供应链的全球化,是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原料、生产、流通、消费、售后的各个环节及其市场主体组织起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创新,使供应链上的成员全面迅速地了解全球生产和消费动态变化,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协调通畅,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目标。国内外实践表明,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分工专业化趋势,跨国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布局全球供应链,不仅实现自

身及其供应链伙伴合作共赢,也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全球供应链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释放发展红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分工体系、经贸规则面临重新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强调制造业回流,全球可持续理念兴起,带来了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变化。

一、成本变化和科技进步正在 改变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 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是跨国公司

进行全球供应链布局的直接驱动因素。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生产制造环节、选择制造供应商的重要区域,快速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当中,并由此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众多的中国企业主要承担起生产制造角色,加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形成较为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系。随着成本变化和科技进步,中国生产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在全球供应链中作为制造环节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个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快。

从要素成本角度看,中国劳动人口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土地、能源、税费等综合性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到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至8.97亿人,占总人口的64.3%,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以来已连续第七年“双降”,就业人口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普通工人基本工资为495美元/月,分别是吉隆坡的1.15倍、曼谷的1.35倍、新德里的2.2倍、河内的3.19倍、金边的4.9倍、仰光的6.97倍。《福布斯》杂志2017年调查显示,上海、北京、深圳的月薪中位数分别达到1135美元、983美元、938美元,高于克罗地亚(887美元),与立陶宛(956美元)和拉脱维亚(1005美元)基本相当。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国家,在投资生产成本上也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浙江省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2015年投资测算显示,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地价、油价、天然气价、工业电价、银行借贷利息、进口清关成本分别为2万/亩、5.4元/升、0.39元/立方米、0.448元/千瓦时、2.5%、0元,中国浙江省慈溪市的相应成本为18万元/亩、6.9元/升、3.16元/立方米、0.687元/千瓦时、6.0%、80元/吨,

差距可见一斑。

从科技进步角度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重要的交汇期,科技创新不断加速,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正在孕育突破。经过多年发展追赶,中国许多高端产业、技术、要素融入到全球高端环节中,不断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部分领域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进入“无人区”。例如,在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中国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宁德时代成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5G领域,中国在全球“卡位赛”中占据领先优势,华为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申请中占比15.05%,居全球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正致力于抢抓新机遇、占领制高点,必然向全球供应链的研发设计环节加速延伸和转型。

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重返封闭性、歧视性、区域性的供应链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WTO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关税税率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各国间商品流动更加自由、成本更低,全球供应链涵盖国家、企业、产品也越来越多,开放性、普惠性、全球性的供应链加快形成,主要表现在:一是WTO成员数量和贸易规模增大,关税税率、准入门槛降低。目前WTO拥有164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2015年12月17日,WTO的54个成员国达成18年来规模最大的关税减让协议,取消了对201项IT产品1.3万亿美元贸易的限制。二是全球贸易中中间品比例不断上升,各国以出口中间品的形式相互嵌入彼此供应链中,形成全球供应链网络化格局。本世纪初,中间品进口总量占到OECD国家进口总量的一半,占中国、巴西等较大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总量的3/4。

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主导一些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来强化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优势,将供应链合作模式由“全球模式”转型为“俱乐部模式”,成员参与方式则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主导国家需求的有条件准入。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例如,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条款等方面具有明显排外性,原产地规则在促进成员国间生产一体化和形成完整供应链的同时,割裂了与非成员国的经贸联系,力图通过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绕开中国。虽然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使得TPP基本宣告失败,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忽略和放弃对现有全球供应链的控制,相反将会更大程度推进体现和维护美国利益意图的区域性贸易协定。

三、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正在引导全球供应链部分环节回归本地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意识到,在快速“去工业化”进程中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过度发展,虚拟经济膨胀化和产业泡沫化重创了实体经济。为解决产业空心化、增加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巩固其技术和产业领先优势,高端制造出现向发达国家回流的态势。例如,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相继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出口倍增目标”、“促进就业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以加速制造业回归。德国出台《国家工业战略2030》,有针对性地扶持重点工业领域,逐步扩大工业在德国经济总量的份额至25%,并且在欧盟的比重达到20%,以保证德国工业在欧洲

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欧美国家制造业回流战略也产生了一定效果。波士顿咨询集团对200个大型制造企业调查显示,21%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或预备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到美国,31%的企业开始考虑“回流生产”。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呈现新一轮高速增长,2015年、2016年分别高达3799亿美元和3850亿美元,居历史最高位,占全球FDI比重回升到25%左右,说明美国对全球资金吸引力增大。同时,机器人、人工智能、高度自动化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高昂人工成本的制约,代替部分劳动力同时改善工作条件,使欧美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具备可行性。再工业化战略将使部分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制造环节和供应商回归本地化。

四、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正在加速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新调整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多国发起贸易战,严重伤害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打破甚至中断既有和正在形成的全球供应链,限制更多经济主体参与其中,减少了多样化供给和需求,对世界经济和人民福祉带来不利影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持续加速全球供应链布局重新调整。中美贸易战略格局下,由于征收高额关税明显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加之当前中国面临的环保、土地、劳动力、资金等成本不断上涨,出口导向型企业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在美实施非对称性贸易战的战略下,将加速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在美国实施大规模减税等吸引制造业回流措施支持下,部分制造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可能撤离中国,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也可能选择赴美投资办厂。同时,美国利用“技

术封锁”“知识产权诉讼”“关税打压”等手段限制更多经济主体参与其中,减少了多样化供给和需求,构筑新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使全球供应链布局面临重新调整。

五、可持续理念兴起推动全球供应链目标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转向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绩效

上世纪80、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国家逐渐兴起。迫于日益增大的外部压力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如何平衡全球供应链各成员和相关方的利益关系,成为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供应链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可持续发展对供应链影响集中在三个方面:环境保护,重视全球供应链中产生的污染排放和环境影响,要求跨国公司建立产品回收系统和环境检测系统;劳工权益,反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就业歧视、强迫劳动、血汗工厂等不平等现象,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社会福利,强调国家对社会福利改进的责任,要求政府监督全球供应链的运作过程。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法律法规,在供应链发展中规范企业责任行为。例如,欧盟在2006年启动实施《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电子电气产品中不含六种有害物质,把生产企业责任拓展到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趋势,全球供应链的目标从之前的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转向提升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绩效。供应链核心企业既要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也要关注自身的环境表现和社会表现,供应链核心企业还要协调监管供应链其他成员行为,以确保整个

供应链长期效益最大化。由于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往往较高,通过供应链的全球化,必然促使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高标准、改善环境、强化劳工权益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

总的看,世界各国经济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尽管全球化遭遇挫折,但经贸深度合作潮流并不会因美国逆全球化的涟漪而停滞。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规模庞大,资源低效无效利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只有解决好资源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有赖于先进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供应链管理具有降本、提效、绿色、共赢的功能,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供需匹配,减少物料浪费和库存、土地、资金的无效占用,降低生态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推动全球供应链健康发展,有助于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难题,现实而迫切。

新形势下,中国要适应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趋势,更加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中,通过提高核心技术、构建营销网络提升中国参与和把控全球供应链主动权,努力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利用供应链协同发展红利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此建议:

一是积极主动参与供应链国际合作与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形成要素流动、标准兼容、资质认证等方面的合作机制。重点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范围。推动供应链安全领域国际合作,与主要贸易伙伴形成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建立多渠道、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探索“供应链反恐伙伴计划”“供应链自然灾害应对计划”等合作形式,协作处理潜在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与国际海关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合作,在海事、航运、邮

政等领域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共建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弹性供应链。

二是支持中国企业进行全球供应链布局。鼓励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全球范围布局供应链不同环节,高效配置全球资源,实现全球化的原料采购、加工生产和运输分销。提高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的能力,减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零和博弈”、恶性竞争,形成高度协同、友好合作的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加强对核心技术、重要原材料、关键节点资源的掌控,在全球消费市场加快构建营销网络,提升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三是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世界各国发展都

是有利的。坚持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坚持我方关于 WTO 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继续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稳步推动降关税、降壁垒、降补贴。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将 RCEP 扩容升级、中欧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中期战略重点,同时推动相关方就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达成共识。积极构建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效降低供应链协同发展制度障碍,提高全球供应链组织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